



我连做梦都没想到，钢琴女大祭司阿格里奇时隔五个月，再度来沪演出，这位传奇钢琴家我行我素、凭心情任意取消演出是常事，这次与她合作的上音交响乐团直到阿姐乘坐的飞机降落浦东机场，他们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才落下。这回，阿姐非但没有取消演出，还携大女儿、中提琴家陈丽达，她的同胞、阿根廷钢琴家、指挥家达里欧·恩塔卡华丽丽地演了室内乐和协奏曲两个专场。

多么美好的两天，至今我还恍如在梦中，躺在她的“贝一”、斯卡拉蒂、莫扎特、舒曼里，不愿醒来……技巧、音色、灵气、戏剧性不足以言说什么，她的音乐有种超越时空、感召人心的力量！听着阿格里奇的演奏，我回到了1798年，贝多芬《C大调钢琴协奏曲》在布拉格首演的那一刻……

当时的维也纳，人们耳朵还依赖于莫扎特轻松

## 梦中的阿格里奇

李长缨

愉悦、流畅自然的音响，当顶着爆炸头，一反传统的贝多芬出场时，听众们大为惊讶，他坐在钢琴前，双手高举过头，再重重地将音符击落键盘，甚至会弄断琴弦，这样狂放不羁的表达方式很快赢得了维也纳人的心，人们高呼：天才降临！此时，台上的阿格里奇仿佛就是老贝的化身，同样标新立异、大开大合的演奏，“贝一”开篇那些新手法，主题八度跳进，长短短长的节奏型、英雄性的乐句，阿姐弹得果决而意气风发，紧接之后快速的琶音与音阶跑动，其速度、精准性、触键的分量、弹性堪比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这需要每天保持多少时间的练习才能让技巧这样完美的了无痕迹地融入音乐里！可她每年有

上百场演出，平时练琴时间并不多，呵，看来上天赐予她双手魔力，手指机能非但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退化，而让78岁的她拥有更张狂的飞指、更敏锐的音乐嗅觉、更凝练而精准的音乐表达，女神、天才，任何溢美之词儿用在阿姐身上也实在是匮乏之至……1957年，16岁的阿格里奇在三周之内技压群雄，连续获得布索尼与日内瓦两个国际重要钢琴比赛头奖，成为传奇，而如今，这个传奇还在台上延续……



贝多芬《C大调钢琴协奏曲》进入第二乐章慢板，如夜曲般柔和、静谧而安宁。在阿姐的手中，音色呈现了无穷尽的变化，一连串珍珠般的下行音符，她是用断奏在弹，那些泛音列多么迷人，确

切地说，她知道每一个音符弹下去后基音所产生的音响频震、在空中的回声、音与音谐波的发生与消失，在她脑海里这些音已经以最合理的方式排好了，她以恰如其分的力度、触键，让前面的音还未完全消失的时候，之后那个音自然进入，产生无比美妙的泛音效果，这不靠计算，而是一种本能的不思议的直觉！夜在滋生、蔓延，我能感受到她与音乐融为了一体。阿姐曾说：“要热爱音乐，感受与她在在一起的幸福，当然技巧也相当重要，你想发出怎样的声音是通过技巧来完成，要想成功，还需与众不同。”果然，她的与众不同还体现在她对声音的各种想象，对音色的灵敏度，能弹出自己想要的任何声音，即便是极弱奏，也能发出通透的色泽。她知道如何用三连音的律动来增强音乐的情绪推进，知道如何用均匀发光的颤音来托出夜色的梦幻，这些音符化作星星，散发着柔和神秘的光亮，时空流转，时间消失，贝多芬钢琴协奏曲中“最长的慢乐章”将冲破夜的寂静，走向另一个辉煌世界！

第三乐章开始，阿姐强势奏出朝气蓬勃的回旋主题，之后左右手一问一答，喷薄的音流、火花式的音符和出人意料的重音比比皆是。如此强烈的个性表达和独立见解其实在她幼年时已显露，8岁演奏莫扎特和贝多芬被视为神童，而枯燥的练习让她厌烦并抗拒练琴，14岁，阿格里奇举家迁至维也纳，拜师钢琴怪才古尔德，在古尔德循序诱导的指导下，她又重拾对钢琴演奏的热情，由此形成了开放、特立独行与狂放不羁的演奏风格。此时，阿姐带领上音交响乐团冲向一个又一个制高点！在我眼前，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高速运转的世界村：云朵在翻转，树木在疯长，到处鸟语花香，人流如织，高耸入云的建筑还在不断上升，阿姐用魔法让每一寸土地、房屋、生命都披上新装，所释放的自由幻想和激情带给你崭新的生命力！我问阿姐：“你心中的贝一是什么颜

最近，网上看到杭州振濂宗兄的一幅书作。内容好，写得也认真。落款连名带姓“陈振濂”。下面钤盖了二方白文方印，一方是“陈振濂印”，另一方是“陈振濂”。倘若书作不是赝品，倘若印章真是作者手钤，那么，这有点可以讨论讨论了。

落款署名，有姓有名，并无不妥。钤盖一个姓名印，示信，也无不妥。问题是再钤盖一个姓名印，就有点前人说“屋下架屋，床上施床”的重重复复了。

况且，振濂宗兄的那幅作品，还钤盖了一方引首印，朱文的花押，一个行楷汉字“陈”，更令人觉得有点不舒服了。因为既然署名已有“陈”，所钤印章又有“陈”，就不一定有必要再钤一个“陈”字了。再说，可供选作引首的内容多了去了。

按我的幼稚的想法，书作上钤印，大概是为了三个目的：一是钤盖姓名，为了示信、负责、郑重之意也；二是起个补充说明的作用，倘若署名“茗屋”，钤盖的也是“茗屋”，读者就不知道这个作者是张茗屋还是李茗屋，钤盖了带姓的印章，或者一个“陈”，使人知道作者叫陈茗屋，假如再钤盖个别署、籍贯类的印章，或者诗句类的闲章，使读者增加对你的了解，更是好事；三是为构图、布局、轻重安排的安排，或钤盖一个红色浓重的印章增加分量，或钤盖一个细朱文避免喧宾夺主，或索性钤盖几十个，学学康熙乾隆宣统，尝尝御览的快

感……个中的道理，妙处难与君说。

振濂兄身居要津，虽然我没衰老，也不太年轻了。上了点年纪，有时会糊涂。像我，是糊涂得一塌糊涂了。

曾经写过一副对联，上联写了“抱鹤看琴去”，挂在一家画廊，竟然还骗到了阿堵。上当的是一位化外施法的律师。他后来读出不妥，通过一位朋友来问我何有出典。我看到自己闯的祸，差点昏倒。赶紧重写，一副“抱琴看鹤去，枕石待云归”道歉补过，并在原联上注明错误，说明正确的应该要如何如何，璧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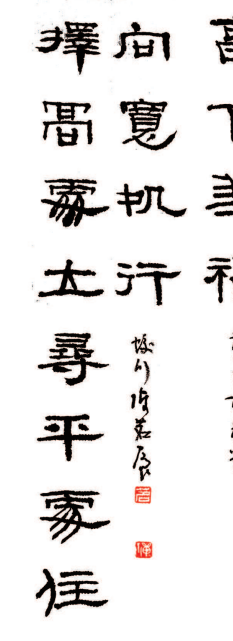
唉，原本就糊涂，加上老衰，更是不堪。说到对联，还有过一件荒唐。瑞金医院的胡大夫，既是好朋友，又是我的保健顾问。指定内容要我写副对联赠送一位企业家朋友。平素写对联，如是行草，不习惯折格子。句子长，要写龙门对，又是隶书，我便算好字数折了格子，分二行书写。上联第一行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第二行是“享下等福”。下联第一行短“向宽处行”四个字了，第二行长“择高处立，寻平处住”。这样的一副对联，共四行，左右靠边的二行长，中间的二行短。看起来，像繁体的“门”字，圈内叫龙门对。读起来，上联按正常次序，下联则从左行读起再读右行。全文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相传是左宗棠所撰。

糟糕的是，上联第二行只写了“享下等”，竟然漏了“福”字，竟然就送出去了。

等到对方发现，我真臊得无地自容。赶紧重写，又在包裹的大信封上写上“福来了”三个大字。人家是生意人，多讲究吉利。我真是荒唐至极。

唉，人老了，常会得一种老年病，日本人的说法很儒雅，叫“认知症”。区区祖籍是旧宁波府镇海县，古时称蛟川。近来，我宁波人，尤其是蛟川人，好像特别容易得这种病。我常犯的错误，大概已经可以归入初级阶段了。

说点高兴的事吧。北京教堂免费了很多心力的《陈巨来先生自抑印谱》出版了。这几天涌现了许多介绍的文章。也提到了阳若先生，他是巨来宗丈的弟，能印，早年谢世。谢稚柳先生与他有旧。在这些介绍的文章中，也刊出了谢先生所题的《陈阳若遗印》书迹。谢先生署名“谢稚柳”，钤盖了二方印章。一“谢稚印”，另一个是“稚柳”。老前辈就是老前辈，小处见大，在在洋溢着非凡的修养，值得我们读书不多的一代人注目、礼拜。



色？”答曰：“绿色、希望！”音乐到了排山倒海、狂喜的境地，我感受到了希望、活力和生命真正的意义！

掌声如潮水般袭来，可我还梦里……她的任性、叛逆、喜怒无常、离

都说台北的冬天很美，台北冬季的雨也很美。

我曾去台北，并不为听风、看雨。我的叔祖父，一位百岁老人尚健在，他是我的祖父的同胞兄弟。我的祖父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病故了。我们的身体里流淌着祖先同样的血，无论何时，我都感觉到他和我之间是如此的亲近。

他一生坎坷，2岁时丧母，7岁时，父亲病故。真不知，他是在怎样的境遇中长大。16岁时，他应征入伍参军了。兵荒马乱的战时，临别匆匆和兄长辞行，我的祖父脱下了自己身上的皮袄，裹在他身上。纵有千言万语，都在这不舍之中。

叔祖父后来跟随杜聿明部队，远征军赴缅甸打仗，战火纷飞，他身负重伤出血不止，昏迷不醒达数日，据说是传统的中医和云南白药救了一命。后来他去了台湾。从此，兄弟一别，杳无音讯、再没有机会见面。祖父病逝时，海峡两岸音讯不通。竟不知道台湾的弟弟，生死不知。我的祖父至死都是一直惦记着他，念念不忘。

上世纪50年代初的台湾，物质生活十分匮乏，叔祖父勤奋工作努力养家糊口。后来，又遭遇长子18岁时突发白血病病逝，台湾的医疗资源当时也是相当落后，几乎手足无措。在多子女家庭，无论怎样的物质条件下，叔祖父始终不忘对于子女的教育以及他个人对于知识的渴望。叔祖父考入了成人教育学校，弥补了他幼年的遗憾，后来晋升为台北西站站长。

因为他职位之便，他接触到了最早期北京赴台记者，在这些记者的帮助下，叔祖父找到了家乡的亲戚。遗憾的是，他唯一的兄长早已不在人世。

海峡两岸通信通航后，叔祖父迫切地返回他思念的家乡省亲。我当时正在大学念书，他得知我的男朋友即将赴欧洲留学。他理解我的窘迫，告诉我“喜欢他，就一起去；我支持你、资助你”。之后，由于多种因素，我没有成行欧洲，但是当年他给予我的鼓励和支撑，



## 生命是一场修行

汪芳

就是一份强大的信心，我一直铭记且感恩于心。

那一句“子欲养而亲不待”一直围绕在我的耳边；趁着叔祖父他还健在，我一定要去回馈他的那份爱。

此次，去了台北，我才知道，当年，他们的生活并不十分富裕。他的薪水、包括他退休以后的收入，都节约下来，他不仅仅支持我们这些子子孙孙的教育，还为那些父老乡亲们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帮助。

百岁老人，叔祖父，能走能动，思维清晰，不错说一句话，不错处理任何一件事。每天他搭乘通行车去托老所上课、写字，唱卡拉OK。他乐呵呵的活着，仿佛忘记了时空、忘记了他自己的年龄。唯一的，就是多年不吃主食了，米饭不沾，只吃饼干、喝牛奶。仿佛返老还童。

叔祖父，一生坎坷，百年的苦难决非我们可以想象。幼年失去父母，经历了战争；年轻时失去儿子、多子女家庭的生活压力；老年失去老伴；而他却在百岁时，乐呵呵的活着，无病无灾。

我想，上天一定看到了他经受的苦难，看到了他的仁厚，所以赐予了他如此的多福高寿、无病无灾。

我匆匆地赶回，临行之际，我拥抱着乐呵呵的百岁老人。感激上天让我能够成为他的子孙。我心里涌动着无数的感激：您赋予我的不是金钱，您让我知道，无论在怎样的境遇中，我们都要乐观向上、帮助别人，您的言传身教，给予我们子子孙孙的家教弥足珍贵。

生命是一场修行。



说到北极，人们首先想到的十有八九是雪白、高大、威猛的北极熊。不错，北极熊作为斯瓦尔巴德群岛的标志，这里被称作为北极熊的故乡。

作为北极形象大使，北极熊可谓当之无愧，这一点在朗伊尔城得到充分验证。人，不是这里最多的动物，北极熊才是这儿的主角。2000来号居民的朗伊尔，北极熊的数量却有5000多只。走在大街小巷，“熊出没，注意！”“小心北极熊”的警示标志随处可见。街道马路上，神态迥异的北极熊招贴画和栩栩如生的北极熊雕塑频频向你打着招呼，这可绝不是国内一些越野车屁股上贴着的“熊出没”车贴沾着玩的。它在时时提醒着每个在此生活和旅行的人们：只有俺老熊才是这儿的真正主人。据说，前几年

曾有个别游客，不听告诫，私自突破警戒线远出游览，被偶尔路过的大白熊逮了个正着，其被袭之状惨不忍睹。

闲逛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不论进入宾馆、房舍，还是超市、酒吧等，它们的大门都是只能向外开拉，绝无朝里推开的。一打听才明白，这是这儿约定俗成的规矩。朝外开、不锁门的目的是万一碰上北极熊，随时都可以跑进最近的房屋里避难。而“傻白甜”的北极熊只会推门，绝不会拉门。

真要想与可爱的北极熊来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出城时可千万不要忘了佩带枪支，或请当地持枪向导陪同，这是必须的。正常情况下，北极熊对人类聚居地是敬而远之。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及海冰的不断

退缩，往往在夏季，饥饿难耐的北极熊偶尔也会到这里碰碰运气。据说，斯瓦尔巴大学新生入学第一周的野外生存训练课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防熊射击训练。除非万不得已（如熊伤人），否则在北极射杀北

## 熊出没注意

伍惟仁

极熊是绝对不允许的。“带走的只有照片，留下的只有脚印。”挪威政府规定，在北极严禁猎杀走私各类动物皮毛，更不许带走当地的一草一石，违者严惩不贷。但在当地一家叫作KROA的餐馆的墙上居然挂着一张硕大的北极熊皮。看到我们一脸疑问，店主笑着告诉说：这是一张自然老死

的北极熊皮，悬挂它是得到当局主管部门特别许可的。看来“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的动物保护意识在这里早已深入人心。

在朗伊尔陆地没能实现观熊的愿望，在后来的行程中几度与北极熊相会于北大西洋浮冰群上。用领队的话说，这是最好的安排。因为，观察北极熊是有讲究的，在陆上观察北极熊要有很强的技术做后盾，不然，主食海豹、体能超好，身长腿长、体格壮硕、嗅觉灵敏、速度极快的北极熊很容易对观察者造成伤害。知道这家伙的体能和器官有多好吗？黑黑的尖鼻子，白白的小耳朵，能闻听到两三公里以外海豹的动静和味道；别看平常走路迈着悠悠的内八字，撒了欢地跑起来时速可达60多公里，

有一个阿格里奇，自在、真诚、忠于音乐和自己的阿格里奇。她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美好的音乐和回忆！再过20年，到阿姐98岁，或许还是如此吧。永远的阿格里奇，不老的音乐传奇！

堪比猎豹；相隔5~6米远的两块浮冰立定跳远轻松跃过，要知道它可是重以吨计的大块头啊；手大脚大的它更是游泳高手，光着身子仅用两个前掌划水，一口气能在冰海里游上百十来里，不带喘大气的。虽然它跑得快、站得高，由于我们乘坐的抗冰船船舷有三四层楼高，安全完全有保障。所以，每当探险队发现有北极熊在浮冰上活动并要求大家观察时，被围观的北极熊们要么敬而远之，远远地跑开；要么就近眨巴着自己的小眼睛，与我们深情凝望或眼睁睁看着、深嗅着一大帮远道而来的“人间美味”而不得食，其垂涎之状，逗萌憨态让人忍俊不禁。

明天介绍中国北极黄河科考站。

**十日谈**

极致北极 责编：龚建星